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  
第三十五回 假秀才馬上剝衣巾 老童生當堂請題目

詩： 兩字功名悉在天，人生夢想總徒然。  
數仞宮牆肩易及，一枝丹桂手難攀。  
謾言苦志艱須破，要識堅心石也穿。  
莫將黃卷青燈業，斷送紅塵白晝間。

卻說王二自搬回來，已有三個月身孕。耽辛受若，捱了多少惶，看了多少嘴臉，待到十月滿足，生下一個兒子，丫鬢連忙去報與婆子道：「奶奶，恭喜，賀喜！二娘分娩了。」婆子聽說，卻賢慧起來，便道：「謝天謝地！一來是陳門有幸，二來也不枉我想了這一世的兒子。」說不了，只見陳進從外面大哭進來。婆子道：「老殺才！養了兒子倒不歡歡喜喜，兀自哭哭啼啼，想著甚的哩！」原來陳進有些年紀，便覺得有些耳病，一邊擦淚道：「奶奶，你不知道，適才我一個好友張秀來報計信，說我陳通兄弟，昨晚三更時分，偶得急症而亡。」唯有婦人家最多忌諱，這婆子聽說陳通死了，心中打了一個咯噔，便叫道：「老殺才！你敢是想他去年正月間牽那個私窠子來的好情麼？這樣的人，莫說死一個，便死一千一萬，也不干我甚事！等他死得好，我家越生得好！哭些甚麼？」陳進方才聽得，便道：「奶奶，我家生些甚麼？」丫鬢道：「員外，二娘生下一個小官哩！」陳進連忙拭了兩淚，走到房中一看，果然生下是個兒子。那老人家，五六十歲，見生了孩兒，止不住心中歡喜。便吩咐丫鬢，早晚好生服侍調理不提。

真個光陰轉眼，日月飛梭，那孩兒將及一歲，看看曉得啼笑。陳進愛惜，就如掌上珍寶一般，滿身金玉，遍體綾羅。僱了乳娘，日夜小心看管。到了五六歲，取名就喚做陳珍，便請先生在家教習經史，訓誨成人。那先生看他父母十分愛惜，卻也只得順著他意兒，憑他說東就東，說西就西，再不去考較他一毫課程，也不去理論他一毫閒事。這陳珍漸漸長成，曉得世事，倚著家中多的是錢，有的是鈔，爹娘又加愛護，把一個身子浪蕩慣了。今日花街，明日柳巷，沒有一個娼妓人家不曾走到。你看，不上兩三年內，把父親上萬家貲，三分裡敗去了一分。這也是他父親損人利己，刻眾成家，來得容易，去得容易。陳進自知衰老，日近桑榆，替他娶了一房妻小。不想那陳珍，自做得親後，聽了妻子枕邊言語，也不曉得王氏親娘，當初受了萬千苦楚，不思量報答他些劬勞養育之恩。買了物件，不論貴賤好歹，悄悄都搬到自家房裡，把這個沒眼睛的嫡母，就如婢妾一般，朝罵一頓，暮罵一頓。若還說起父親兩字，略有三分怕懼，那婆子那裡受氣得過，一日扯住陳進罵道：「老殺才，當初沒有兒子的時節，耳根頭到得清淨，吃飯也得平安，穿衣也得自在。如今有了這個忤逆種，倒把我做閒人一般，件件都防著我！我雖然不是生他的親娘，也是一個嫡母，要罵就罵，要打就打，便是生我的爹娘，也還沒有這樣凶狠，我今番想著了，敢是與王氏親娘做了一路，要結果我的老性命哩！」陳進道：「奶奶耐煩，這不肖畜生，終不然果有這樣事，待我喚他出來。」陳珍聽得父親呼喚，便到堂前相見。陳進道：「畜生！當初你嫡母與親娘，不知為你費了多少心機，受了多少辛苦，撫養得你成人，擇師訓誨，今日卻不願你榮親耀祖，顯姓揚名，只指望掙得一頂頭巾，在家撐持門戶，不惟替爹娘爭一口氣，就是丈人妻子，面上也有光耀。誰知你娶親之後，把文章兩字全不放在心上，可是長後向上的畜生麼？」陳珍聽了，只是低著頭，不敢回答。陳進道：「我有個道理，家中妻子是爹爹娶與你的，不怕外人奪去，終日苦苦戀著怎的？明日著家僮收拾書箱，依舊到館中去看書。若逢朔望日，才許回家。」陳珍見父親吩咐，豈敢有違？只得遵依嚴命。次日侵晨，果然收拾書箱赴館。

卻說那先生，原是個窮秀才。這陳珍若從他一年，就有一年快活。一日不去，便沒一日指望。那館中雖有四五個同窗朋友，都是家事不甚富實的，惟獨有他，還可叨擾，大家都要刮削他些。眾人見陳珍到館，一個個齊來趨奉，就如幾十年不曾會面的一般。有的說：「陳大哥恭喜！娶了尊嫂，還未曾來奉賀哩！」有的說：「陳大哥，新婚燕爾，如何割捨撇了，就到館來？」先生道：「我前日有一付金花彩緞，特來恭賀老弟的，怎麼令尊見卻，一件也不肯收？」陳珍道：「學生險些到忘懷了！先生說著那副禮，學生還記得起，家父幾遭要收，到是學生對家父說：『這個決收不得！』家父說：『這是先生厚情，怎麼收不得？終不倒見卻了？待明日請完了眾親友，整齊再備一席，獨請先生就是！』學生回的好：『孩兒那日在館中，曾看見先生送過一個朋友，那朋友接了一對紙花，還請吃了三席酒，先生也把他罵了十多日。若是收了這副全禮，莫說三席酒，就是十席酒也扯不來。終不然教孩兒這一世不要到館裡去了！』先生笑道：「說得有理！這個還是不收，到館裡來的是。」眾人道：「今日陳大哥赴館，先生做一個領袖，眾朋友各出分銀，辦一個暖房東道。」先生道：「言之有理，你每個各出時錢一百文，鬥來與我，昨日舊院裡有個妓者，我替他處了一件事，許我一個大大東道，我們同到那裡去消賬吧。」眾人聽說妓家的東道，都欣然鬥了分子，邀了陳珍，竟到院裡不提。

陳珍自從這遭東道，引動心猿意馬，惹起蝶亂蜂狂，朔望日也不思量回家探望爹媽，終日在那些妓家串進串出。好笑一個受業先生，竟做了幫閒篋片，也不知書是怎麼樣講的？也不知文章是怎麼樣做的？

偶值宗師行牌，郡中歲考，陳進對王氏道：「如今郡中行牌歲考童生，日期在邇，孩兒一向在館，想是撇不得功夫，因此許久不見回家，心中好生牽掛！」吩咐家僮：「快去接大相公回來！」陳珍見父親喚他回去，不知什麼頭腦。走進門，悄悄先到房中，問了妻子，方才放心出來，再請爹媽相見。陳進道：「孩兒，十五日已是歲考日期，你爹爹昨日先替你買了卷子，不知還是尋那一個保結？」陳珍聽說個歲考，一霎時面皮通紅，心中暗付道：「這個卻做出來！」便隨口回答道：「孩兒還去館中，與先生商議，若尋得一個相熟的，還省些使用盤費。」不想他嫡母在房中聽見，厲聲高叫道：「恭喜，賀喜！今年秀才決有你分了！」陳進笑道：「奶奶，你怎麼曉得？」婆子道：「他這樣會省銀子，難道買不起一個秀才？」噫！這正是：

只因一句話，惹起滿天愁。

陳進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你快到館中去！早早與先生商議停當，打發家僮來回復。」陳珍別了爹媽，竟到館中與先生計議考事。先生道：「這個怎麼好？日常問書也不曾看著一句，題目也不曾講著一個，卻難怪你。也罷！我有個計策在此，明日與你尋了保結，先納下卷子，到十五日，不要與外人知道，悄悄的待我替你進去做兩篇吧！」陳珍恰才放寬心緒，撇下肚腸，著家僮回復不提。

卻說到了十五日，果然是先生進去代考。喜得縣裡取了一名，看看府試將近，陳珍道：「先生，如今府試，還好進去代得麼？」先生道：「府試不比縣試，甚是嚴厲，怎麼去得？若是做將來，連我的前程也弄得不停當了。我到有一條上好門路，勸你做了吧！」陳珍道：「先生若有好門路，何不就做成了學生？」先生搖頭道：「門路雖有，不是我先說不吉利，明年宗師歲考起來，這頂頭巾，怕不能勾保得長久。」陳珍道：「先生，我老父算來也是有限的光景。一來只要眼前替他爭一口氣，二來還是先生體面，到了明年，又作明年道理。」先生道：「我與你講，有個門路，卻是府尊的座師，又是宗師的同年。只要三百兩現銀子，就包倒了兩處。」陳珍喜道：「此事極妥，學生便做三百兩銀子不著。只要做了秀才，街上迎一迎過，就把衣巾脫還了他，也是心下快活的！」先生道：「做便去做！明日試期，還要你自進去。」陳珍道：「先生，若說起做文章，這個就是難題目了。學生若親自進去得，也不消推這三百兩銀子上前。」先生道：「不妨事的！走將進去，接了卷子，寫下一個字，也好掩人耳目。」陳珍只得應承，便去將銀先生打點門路停當。果然府試、院試，都是親身進去，兩次卷子，單單只寫得一行題目，這也是人情到了，府裡有了名字，院裡也有了名字。那陳進聽人來報說孩兒入泮，一家喜從天降，也等不得擇好日，便去做藍衫，買頭巾，定皂靴，忙做一團。那些鄰里親友，聽說陳員外的孩兒入泮，牽羊擔酒，盡來恭賀。

卻說印館中有個朋友，姓金名石，家內雖然不足，腹中其實有餘，只是數奇不偶，運蹇時乖，自考二十多年童生，並不曾進院一次。他見陳珍入泮，心下便不服起來，暗自思付道：「他一竅不通，便做了秀才。我還有些墨水，終是個老童生。這決有些蹊

了蹶！不免且到府裡去查他卷子，出來仔細看一看，還是哪一篇中試官的眼睛？」這金石走到府裡一查，原來是個白卷，上面單單寫得一行題目。他就將幾錢銀子，悄悄買將回來，只等到送學的那一日，便去邀了無數沒府考和那沒院考的童生，共有五六百，都聚集在大街三叉路口。你看那陳珍，騎著一匹高頭俊馬，掛著一段紅紗，頭巾藍衫，軒軒昂昂，鼓樂喧闐，迎出學門。眾人看見，都道：「陳員外想了一世兒子，到也被他想著了。」看看到了大街，只見金石帶了眾人，一聲吶喊，大家簇擁上前，將他扯下馬來，剝藍衫的剝藍衫，脫皂靴的脫皂靴，踹頭巾的踹頭巾。好笑那些跟隨從人，竟不曉得甚麼來由，各各丟了紅旗，撇下彩亭，都跑散了。陳珍心內自知腳氣，嚇得就如木偶人一般。隨那眾人扭扭結結，扯了就走。連那些街坊上看的人，也不知甚麼頭腦，內中有兩個相熟的，連忙去報與陳員外知道。你看那陳員外家中，正打點齊備。只見那：

畫堂中絳燭高燒，寶爐內沉檀滿。密層的彩結高球，簇擁的門盈朱履。這壁廂鬧攘攘鼎沸笙歌，那壁廂亂紛紛喧闐車轍。佳客良賓，一個個親臨恭賀；金花彩緞，逐家家齎送趨承。又見那門外長楊頻繫馬，街前推子盡牽羊。陳員外喜上眉梢，呼童早煮盧仝茗；歡迎笑口，命僕忙開儀狄埋。這正是，庭院一口朝盈鳥雀，親者如同陌路人；蓬門有日填車馬，不因親者強求親。

那些親族鄰友，一個個歡歡喜喜，都站在門前盼望等候，迎新秀才回來。忽聽得這個風聲，一齊連忙趕到提學院前。只見金石正扭住陳珍叫喊，眾人又不好向前勸解。只得在旁看個分曉。恰好宗師那日還在館中，發放那些歲考秀才。金石一隻手扭住陳珍，一隻手便把大門上的鼓亂敲幾下。宗師問道：「為甚麼事的，快拿進來！」金石便把陳珍扭將進去，當堂跪下。此時門上看的人，挨挨擠擠，好似螞蟻一般。金石道：「爺爺，童生是首假秀才的，見有他府試白卷呈上。」便向袖中取出卷子，送上宗師。宗師看了，卻也要避嫌疑。便問陳珍道：「這果是你卷子麼？」陳珍此時，已唬得魂飛九霄，哪裡還答應得一句。金石道：「爺爺，只驗他筆跡，便分涇渭。」宗師道：「一個白卷，虧那下麵糊糊塗塗，取了一名上來。」便叫禮房書吏，再查他院考卷子對看，連那宗師自也渾了，那裡記得他原是有門路來的。吏書取了卷子送上。宗師仔細一看，原來只寫得半篇，還是別人的舊作。便對陳珍道：「也罷！你兩個只當堂各試一篇，若是陳珍做得好，便還你衣巾，把金石究個誣首之罪。倘是金石做得好，就把你的衣巾讓與他，仍要依律擬究。」金石聽說，使跪到公案前，叩首道：「童生是真才實學，只求爺爺命題，立刻面試一篇，免致有滄海遺珠之歎。」這陳珍只是磕頭哀氣道：「只求爺爺饒命！」宗師吩咐書吏，每人各給紙筆，再把四書想一遍道：「就把那《論語》中『秀而不實者有矣夫』各試一篇吧！」你看這金石領了題，拿起筆，蘸著墨，伏在案前，不上一盞茶時，倏忽掃了一篇呈上。宗師看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這果是滄海遺珠了！」圈的圈，點的点，只叫「做得好！」你看那陳珍，眼望半空，攢眉捉額，一個題目，還未寫完，宗師怒道：「這明明是一個假秀才，快把衣巾讓與他去！」吩咐皂隸：「把這陳珍拿下，重責三十板，枷號兩月示眾！速喚他父親，罰銀二百兩，解京助充遼餉，姑免教子無方之罪。」這回陳珍白白斷送了三百兩銀子，金石白白得了一個頭巾。噫！正是：沒墨水的下場頭，有才學的大造化。